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六節

姑娘借燈光之下，一看劉公子，天庭飽滿，地格方圓，倒是一位公子模樣。趕緊打開小包袱，取出石爺的藥面子、皮子膏藥、止毒丸。外間屋有鍋灶，燃著火，溫了點水，亮匕首刀，將劉雲短靠開，露出皮肉，四週紫黑色，有核桃大一塊。左手按定患處，右手起鏢，鏢上帶出一塊紫黑皮肉，用匕首刺去鏢四週的紫黑肉，流出不少紫黑的血，取溫水將四週的血跡俱都擦去，敷上白藥面，少時黑血流完，見了紅血，這才貼上皮子膏藥。再用溫水將止毒丸化開，與劉雲灌吃。劉雲牙關緊閉，不能張口，姑娘用筷子撬開牙齒，服下藥去；蓋上棉被。劉雲是新受的傷，吃下藥去立刻鼻窪見汗，腹中雷鳴，姑娘扶著劉雲的頭，向牀下吐了不少的綠水，毒水這一吐出來，熱汗可就出透啦，姑娘將被與劉公子重新蓋嚴。工夫不大，劉公子「噯呀」一聲，定了定神，睜睛一看，牀下凳上坐著一位青年的姑娘，衣服瘦小。劉雲道：「您是仙人嗎？我這是到了什麼地方啦？」姑娘說道：「那有神仙？我義父救了你來，鏢傷我給你治的。等候我義父來了，你就明白啦。」說著話，姑娘杏眼一轉，面現紅潮。劉雲問道：「小姐，你的義父是哪位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義父是大明家的鏢頭，東路鏢頭石……」劉雲說道：「莫非是石伯父嗎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不錯，是他老人家將你救來的，我才給你治的鏢傷。前寨還有兩位被擒的，聽說也是鏢行之人，我義父前往搭救去了。」劉雲聞聽，說道：「小姐與我治鏢傷，救了我的性命，真是恩同……」說出二字，劉雲就不向下說啦，皆因人家是姑娘，「再造」兩個字不能說，接著又說：「活命之恩。」此時姑娘向劉雲道：「公子養傷要緊，何言活命之恩？」未過門的夫妻，正然談話，就聽外面有人咳嗽，石俊山已經回來啦。姑娘出了東暗間進明間，石爺問道：「姑娘，劉雲傷痕如何？」姑娘道：「神氣清爽，已無性命之憂。義父，你救的那二位呢？」石爺說道：「他們未敢殺害，已然囚了起來。山中地方甚大，一時不易尋找。」素梅道：「你到裡間去看看劉公子吧，女兒要迴避了。」石爺叫道：「女兒，人正不怕影兒歪。劉公子這宗傷，一天得吃五六次飯，共合是三間屋子，你不要躲躲藏藏的，我還能整日裡伺候他嗎？服侍之事，還得女兒代勞。」姑娘暗道：不叫我躲藏，我更願意。石爺在前，姑娘在後，進了東暗間。石爺叫道：「劉公子鏢傷如何？」劉雲答著道：「你就是石伯父嗎？」石爺道：「老夫石俊山是也。」劉雲忙道：「小姪男有賤恙在身，實不能拜謝活命之恩。」語畢，向石爺點了點頭。石爺道：「劉公子，與你治傷的女子，原本是我的義女，老夫不能隱瞞，他乃是鎮八方林士佩的妹妹。男女授受不親，今天意欲將我女兒終身大事，托付公子，未治傷之時，我已對女兒說明，許與公子為室，要不然姑娘焉能與你治傷？」劉雲道：「活命之恩尚且未報，小姪男焉敢造次呢？」石爺說道：「我並不是與女兒為媒，我勝三哥不久必到雙龍山，候我勝三哥來時，我拜求我勝三哥約請媒人，三媒六證，單等你災消難滿，明媒正娶，公子不可推托。」

劉雲道：「謝過老伯父。方才姑娘說你去前寨救人，但不知如何了？二位是我蕭銀龍兄長，一位是我張茂龍兄長。」石爺說道：「前寨地方甚大，聞聽他們將此二人幽囚起來了，不知囚在何處，諒他們不能殺害。我先歇息歇息，晚上我再救他們去。」

劉雲眼中落淚，說道：「老人家，睡多夢長，若等二更多天，豈不誤事？前寨有老道七星真人，他乃殺人展眼之賊，你看在我勝三伯父之面，總得救他二人之命。」石爺說道：「不勞公子囑咐。我且問你，劉公子今年貴庚？」劉雲說道：「小姪男今年一十七歲。」石爺說道：「你十七歲，我今年七十歲。你小小年紀，交友這樣血心熱膽，我七十歲之人，何必戀此殘喘？全憑毒龍懷杖獨鬥那群賊，搭救二龍。」老英雄語畢，拿毒龍杖飄然欲去，姑娘叫道：「義父且慢！義父，你老人家雖然武藝絕倫，聚義廳上這一干寨主，全都是勇猛非常，你老人家孤掌難鳴。你是鬥群雄，還是救他們二位呢？你白天先養養精神，晚上再去救人。常言說得好，有命不怕家鄉遠。公子說話別僵火，我義父性情暴，倘我義父有了好歹，連你我二人也不能出山。」劉雲點頭稱是。石爺遂出了東暗間，叫道：「姑娘！好好服侍劉公子。」劉雲雖然受了鏢傷，在鎮江龍王廟倒享了福啦，姑娘服侍的稱心合意，過一個多時辰，姑娘來在牀前，問一回吃東西不吃，喝水不喝。劉雲將養鏢傷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桃柳營的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李煜、賈明，在店中等到日上三竿，不見探山的二人回來，眾人在店裡走裡轉外，三太唉聲歎氣。耗到巳分時之後，店中人問：「達官爺為何愁眉不展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昨晚我們去了兩個人探雙龍山，至此時未回。」三太又叫道：「三位兄弟！咱們帶傢伙殺奔雙龍山吧，他們二人必然凶多吉少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怎麼去？買點蒲包點心鮮貨，咱們送禮去呀？林士佩要在雙龍山上，他一個人還不打咱們八個人？蕭銀龍臨走之時囑咐再三，他們若是不回來，不是叫咱們上孟家寨送信去嗎？孟二大爺那幾個字，就比咱們幾個人強。大小子要是在家，力敵萬人。不服高人有罪，蕭銀龍囑咐的再再，在勝三大爺家中，火燒紅棚，鬧得七零八落，孟二爺不是說要回家嗎？我去到孟家寨請人去，孟家寨也好找，出桃柳營向南是大江，向西是孟寨。」又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將黃三哥交給你啦，我去請人去。」

黃三哥要上雙龍山，你們可千萬攔阻。」金頭虎遂出了招商店，趕奔孟家寨而去。孟家寨周圍有水圍著，總得過擺渡，來到擺渡口，金頭虎一摸腰間沒帶錢，心中一想：「我孟二大爺是葷行行頭，他家中大船不少。」遂順河沿向西走去。走了有半里之遙，水中有兩隻渡船，金頭虎哈巴羅圈腿，問擺渡上的水手，向南一指說道：「這是孟家寨嗎？」水手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孟家寨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跟你們打聽一個人，九頭獅子孟鎧。」船上人說道：「那是我們老當家的。」賈明問道：「孟二俠在家嗎？」水手說道：「我們當家的才回來兩天。」金頭虎笑說道：「打直隸莫州回來的吧？」水手說道：「不錯。」賈明又問道：「回來多少人哪？」水手說道：「兩輛車，三位姑娘，三四個丫環婆子。」賈明道：「這三個姑娘叫什麼玩藝兒？」

水手說道：「這叫什麼話？有於家二位姑娘，親姐倆；有袁家姑娘。」賈明一聽樂啦，心說：「於家姑娘是我親表妹，袁紅玉是張茂龍未過門之妻，我給說的媒。」遂說道：「水手們勞駕，回稟一聲，孟二俠那是我的盟兄。」水手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賈柳村黑驢寨姓賈。」船上有一位老者對水手說道：「少說閒話，咱們老當家的是俠客，交友不論年長年幼，有事不可不稟。你們這只船在此等候，我去到裡面給老當家的送信去。」你道，為什麼兩隻渡船呢？孟二俠為憐恤鄰親，這二位一老一少，是祖孫爺兒倆，閒著沒事，孟二俠周濟他祖孫，叫他祖孫管著擺渡。閒文不敘，老頭將船搖到對岸，孟家寨三四百戶人家，姓孟的多，孟二爺大門坐東。老頭下了船到門房一回稟老門公孟忠，這孟忠比孟二爺歲數大，八十有餘啦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管船老頭說道：「現有黑驢寨賈柳村姓賈的，與東家是盟兄弟，前來見東家。」老人家一聽，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有這麼一個朋友。」老人家遂到書房回話。你道，孟二爺在勝爺家中，見勝宅燒得七零八落，鳳蘭認了二奶奶為乾娘。

這三位姑娘，一位是銀龍未過門之妻，一位是茂龍之妻，金鳳尚未字人，孟二爺的心思，打算求勝爺為媒，說金鳳作兒婦，故此將這三位姑娘都接到家中。在莫州起身與金龍一同來的，因為在路上金龍叫孟二爺生氣，每到吃飯的時候，他就呼三位姑娘為妖精，孟二爺一怒，給了他幾十兩銀子盤費，叫他自己單走，所以孟二爺回到家中，金龍尚未回來。三位姑娘到孟家寨之後，惟有大姑娘不服水土，染病甚重，孟二俠非常擔心，倘有差錯，萬水千山的接來，真不好安置。孟二俠正在書房中為難呢，一聽老人家報告說，賈柳村盟弟來啦，孟二俠心中非常歡喜，皆因賈七爺是金鳳姑娘的姑丈，倘若金鳳有個好歹，有賈七爺在此，孟二俠省卻好些個心腸。孟二俠遂叫家人：「快去迎請！我在岸上相迎。」孟二爺由家中出來，向北岸一看，擺渡船上，站立著好像賈明，留神觀看，並不見賈七爺。

船攏了南岸，賈明打船上跳下來叫道：「二大爺，我與你請安啦！」二爺問道：「你天倫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孟二俠問水手道：「我盟弟呢？」水手說道：「就是此人，自稱是你盟弟。」孟二俠對賈明說道：「你是誰的盟弟呀？」賈明說：「我在船上告訴水手說，你跟我爸爸是盟兄弟，他們聽錯啦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你這東西，又冒壞呢，你做什麼來啦？」

賈明說：「二大爺，蕭銀龍與張茂龍乾啦。」孟二爺也不知道賈明說的是哪裡話，遂說道：「有話家中去說吧。」孟二爺在

前，賈明在後，跟隨著來到書房，爺倆落座吃茶，二爺問道：「明兒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賈明道：「我們六個人，追趕雜毛，在杭州遇見我華大爺，告訴我們說，雜毛狗奔建寧府雙龍山來啦。」孟二爺問道：「六個人都是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黃三哥、李煜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蕭銀龍，還有我。我們六個人住在桃柳營招商店內，張茂龍、蕭銀龍他二人前去探山，昨晚定更去的，到今天巳時尚未回店。我黃三哥要上雙龍山拼命去，我沒叫他們去，我這是給你送信來啦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你們到這兒不上我家來，你們就敢探山，真是膽子不小。本山寨主金面太歲程士俊，此人慣使一對畫桿描金戟，有萬人不敵之勇，十二棵鏢槍，三支點穴擻，跟林士佩同堂學藝，你們竟敢探雙龍山。我與他一江之隔，相敬不鬥，程士俊是綠林的豪傑，方近一帶概不作案，別的綠林道，都不敢在方近作案。」

他也知道孟家寨有個孟二俠，我也知道雙龍山有個程士俊，我們是對兵不鬥，逢年遇節，給我送禮，我也給他送禮，互相敬重，程士俊乃當時的人物。明兒，你吃了飯沒有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一天茶米未沾牙啦。」孟二俠告訴老管家，叫廚房備飯。

賈明說道：「孟二大爺，多做點，我可吃得多，一天沒吃什麼啦。」老家人來到廚房，一看廚子正熬三鮮粥呢，老家人說道：「大師傅，快炒菜，來了一位朋友，就要用飯。」廚師傅說道：「老當家的吩咐，不論多忙，先得給三位姑娘做飯。這是三鮮粥，雞頭米不好爛，怎能先做別的？」老家人知道這三位姑娘，有張茂龍之妻，有蕭銀龍之妻，金鳳尚未字人，二俠打算給自己兒子婚配，老家人遂對廚師傅說道：「不要緊，姑娘要問，你就說當家的吃完飯，等著上雙龍山救人去。有鏢行的張茂龍與蕭銀龍二人探雙龍山被本山所擒，非老當家的去不可，故此等著吃飯。你這麼一說，三位姑娘就是一天不吃飯也不能怪罪你的。」

大師傅遂端下銅鍋，趕緊炒菜，剛要炒菜，丫環就打內宅出來啦，問粥熬得了沒有，大師傅遂將老家人所說的話對丫環都說啦。你道，這位丫環正是銀鳳貼身的丫環，丫環知道蕭銀龍是他家姑爺，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，丫環一聽，轉身就走，到了內宅，叫道：「姑娘！別喝粥了，老當家的等著先吃完了飯救人去呢。」姑娘說：「救誰呀？這樣的忙。」丫環說道：「救的是蕭銀龍。」銀鳳聞聽臉一紅。紅玉姑娘說道：「不行，我非喝粥不可。」丫環心中暗道：你非喝粥不可？你這是誠心。

我們的姑老爺被擒，你不關心，我也叫你添點心煩，大概你就不非喝粥不可啦。小丫環說道：「姑娘，我聽說還不是一位被擒，還有一位呢。」銀鳳姑娘道：「你怎麼這樣麻煩？一塊兒都說了不就完了嗎？到了兒都是誰？」丫環說道：「還有一位姓張的，也是鏢行人，名叫張茂龍，與蕭銀龍一同被擒的。」

紅玉姑娘在旁一聽，當時臉兒一紅，果然就不說等著喝粥啦，猶如冷水澆頭一般，木雕泥塑的站在一旁，一語全無。銀鳳叫丫環將殘席撤下去，對丫環道：「你去用飯吧。」丫環將杯盤俱都撤下去，銀鳳姑娘眼淚汪汪，思想此事，心中難過，暗中痛恨銀龍：「為什麼鏢行來了六位，人家都不去探山，單單的你去探山？簡直你是自逞其能，叫人家擒住了，你的本事也沒有啦，拿著砸釘子當露臉兒。」銀鳳心中思索著，回頭一看袁紅玉，就見紅玉兩手攏著磕膝蓋，眼淚兒直流。銀鳳說道：「袁大姐姐，你哭也是無益。打算怎麼辦？」紅玉說道：「我沒有別的主意，我不是自刎就是上吊。」銀鳳說道：「在這兒就上吊嗎？」紅玉道：「可不在這兒，不在這兒上哪兒去？」

銀鳳說道：「人家孟二大爺把咱姐倆接來，如同親生女兒看待，咱們在人家這兒上吊玩，給人家添麻煩？你別胡鬧啦。咱姐倆打開墻子說亮話，我七哥在蕭玉台訂的你，因為我七哥被人家追得誤入沐浴房，你正在沐浴房洗澡，我七哥躡窗戶逃走，姐姐你要自刎，我傻表兄給你們成全一段姻緣。我是在蓮花湖，銀龍救我，後來我又救了他，此事大眾無有不知道的。倘若他二人有了好歹，你不能活著，我也不能活著。自從來到孟家寨，我大姐就病啦，二大爺怕咱姐倆悶倦，叫咱姐倆游江，咱們姐倆游江去的時候，你沒看雙龍山就在孟家寨對過？咱們姐倆反正是不能活啦，與其在人家上吊，還不如死在雙龍山呢。」紅玉聞聽道：「我這時是無所畏懼，怎麼都行。妹妹你敢去，我就敢去。」銀鳳叫道：「袁姐姐，我們在蓮花湖姐妹取笑用的，有白鬍子有黑鬍子，帶上與真的一樣，咱們是女子，上山不便，可以帶假鬍子。」紅玉說道：「好好！你怎麼打扮，我就怎麼打扮。」姐妹二人帶好兵刃暗器，由後窗戶出去，屋中門都倒關著，出了孟宅，奔河坡而來。

河坡之上俱是葦垛，孟二爺發賣葦子，水面上停著一隻小船，有一位老者在船上睡著啦，此船是二爺給兩位姑娘預備游江的，這位老頭名叫李二麻子。姑娘來到切近，一拍船，李二麻子問道：「誰呀？」銀鳳姑娘說道：「李二麻子，你受點兒累，我大姐病得人甚不耐煩，我們姐兒要游江散悶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深更半夜，姑娘為何游江？」銀鳳姑娘說道：「皆因為我大姐病得呻吟之聲，令人聽著太煩悶。咱們是客情，我给你幾個錢打酒喝。」語畢，由腰間掏出三四兩重一塊銀子。

李二麻子一見銀子，歡喜非常，伸手接銀子，叫道：「姑娘上船吧！」真是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二位姑娘上了船，李二麻子問道：「二位姑娘往哪方去呀？」銀鳳說道：「向東去。」

李二麻子搖動槳櫓，向東而去，走出約有三四里地，李二麻子就不向前走啦。姑娘說道：「再向前進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白天咱們游江，不是到此處為止嗎？再向東去就是雙龍山啦，有山大王。」銀鳳說道：「我們姐兒倆就是夠奔雙龍山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二位姑娘夠奔雙龍山何事？」銀鳳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們姐倆救人去。」李二麻子問道：「救的是什麼人？是男子還是女子？」銀鳳姑娘說道：「救的是男子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要叫老東家知道了焉能依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此事要叫我孟二大爺知道了，不過是一笑而已。你還不明白嗎？」李二麻子問道：「倒是與姑娘有什麼瓜葛？」

姑娘指袁紅玉說道：「你看這不是我大姐嗎？救我大姐夫去。」

李二麻子說道：「還有誰？」銀鳳臉兒一紅說道：「你要緊打麻煩，不向雙龍山去，我可結果你的性命。」李二麻子無法，知道不去是行，遂將船向東駛去。工夫不大，來到雙龍山西面，李二麻子將船下在山坡上，也沒用搭跳板，姑娘縱身下船。

二位姑娘在山坡上，銀鳳叫道：「袁大姐！你帶墨髻還是帶銀髻？」姑娘打囊中取銀灰綢子手巾，打開了手巾，裡面是一部墨髻，一部銀髻，比真鬍子還好看。紅玉接過墨髻，帶在額下，銀鳳帶上銀髻，二人遂奔至山崖。到寨子牆下一看，高有一丈有餘，銀鳳說道：「我先上去看看有埋伏消息沒有？」銀鳳姑娘先縱上大牆，胳膊肘跨牆，遂用手一按牆頭，並無消息埋伏，袁紅玉隨後也縱上大牆。牆裡邊黑暗，銀鳳用問路石向地下一打，「叭嗒」一聲，並無埋伏，二人縱下大牆，銀鳳拾起問路石，帶在囊中。遂叫道：「袁大姐姐！我們蓮花湖有埋伏，我都明白。你在我背後跟著我走，決無差錯。」紅玉點頭。二人擰身形上房，一層層的院落，大房不下二三百間，二位姑娘過了兩道院，紅玉低聲叫道：「妹妹，地勢廣大，哪裡去尋？」

銀鳳用手一指叫道：「姐姐，你看！送信的來啦。」就聽兵二更二點。素常此山並不打更，皆因為昨天晚上，石爺毒龍懷杖打林士佩，眾群雄恐懼，所以才設更夫。二位姑娘在房上一看，坐北的月亮門，裡邊東房有十數間，西房十數間，都是單間，這倆打更夫由月亮門東來，一個挾著一口破單刀，打著梆子，後面一個人挾著一條破花槍，槍桿掛著鑼，當當敲鑼。此時銀鳳在月亮門上，兩條腿順在牆上，紅玉在西房上蔽著，就聽打更的說道：「哥哥，這兩天多亂啊。林寨主有萬人不當之勇，昨天晚上追劉雲，飛天鼠在西寨牆外等候，毒藥鏢打了劉雲，秦尤剛要殺劉雲，來了一個白鬍子老頭，使的是拐杖，把林士佩胳膊上打了一道血槽，眾寨主追出去連人影兒都沒看見，竟將劉雲救著走啦，有說是土地爺顯聖的。今天晚上我怎麼心驚肉跳呢？」就聽又一個說：「我也覺著毛骨悚然，咱們別進月亮門，打幾下就走。」打梆子的在前，敲鑼的在後，敲了幾下，抹頭就往東去啦，銀鳳小姐在後便追，一伸手由軟皮殼內掏出匕首來，從敲鑼的背後，一伸手奔軟肋梢擻去，右手擻軟肋梢，左手接鑼，為的是不叫鑼落地。敲鑼的躺在地下，銀鳳過去照脖子上一抹，那更夫一伸腿，就歸西去了。前面打梆子直敲梆子，不聽鑼響，回頭一看，說道：「你真可以，打著更就睡著啦。」銀鳳一個箭步縱至敲梆子的面前說道：「你要喊，我便要你的命！」更夫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就是昨天晚上打林寨主的白鬍子老頭嗎？」銀鳳說道：「我問你一件事，你要說了實話，我便放了你；要不說實話，我必要你狗命。」更夫說道：「你要給我留命，我什麼都說。」銀鳳說道：「昨天你們拿住的兩個人在哪裡囚著？快快說來。」更夫說道：「就在那月亮門裡邊呢。姓張的在第三間，姓蕭的在第五間，俱都鎖著門呢，沒有人的屋子沒鎖門。」銀鳳聽明白了，一伸手，刀奔更夫哽嚥喉繫去，撲

的一聲，更夫躺在塵埃。低聲叫道：「紅玉姐姐！」

紅玉由西房上下來說道：「你為何都要了他們的命呢？」銀鳳說道：「慈悲生禍害。要放了他們，他們必到聚義廳上送信，群賊一來，就不放咱們啦，別說救人，連咱們都出不去雙龍山啦。」語畢，進了月亮門，打著火折，一看西邊單間屋子門開著呢，進去一看，屋中有倒下台階。銀鳳道：「紅玉姐姐，你隨著我腳印走，此台階倒下三層，就有消息，東面是坑，西面是梅花網，觸動消息，必然被拿。」由空屋出來，走到第三間，銀鳳低聲叫道：「姐姐，咱倆怎樣救人呢？事到如今難以為情了，你到第三間救我七哥去，我到第五間救你兄弟去。」紅玉點了點頭。過了第四間來到第五間，銀鳳一看雙門緊鎖。老年鎖頭尺寸都大，姑娘將鎖頭掙住，一翻腕子，連門鼻子都掙下來了。向屋中一看，屋裡漆黑，借著門縫照進去的亮兒一看，後簷牆捆著一個人，白微微的臉面，捆了兩夜一天啦，狠心賊捆人的時候，將繩子都勒在肉裡去啦，勒得骨酥肉麻。這個時候正在二更多天，美英雄唉聲歎氣的自己說道：「不如在聚義廳亂刀分屍，在此求生不能生，求死不能死。又在聚義廳喝的哪一家子的酒？」正在唉聲歎氣之時，就聽外邊呵哧呵哧直響，雙扇門一開，只見雪白的銀簪，一進屋子，美英雄心中暗道：「必是老前輩前來搭救。」銀鳳走到美英雄面前，在左肩頭上拍了一下子說道：「我救你來了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是哪位？」

銀鳳說道：「哪位？除非自己爺們，誰還能來救你嗎？我是你二大爺。」茂龍暗道：「我哪裡有這麼一位二大爺？孔華陽、諸葛山真，這二位都是我二大爺，此人是誰呢？」茂龍問道：「你認得我是誰呀？」銀鳳說道：「你剛幾天不在我胳膊上拉綠屎，你不是塞北觀音蕭銀龍嗎？」美英雄說道：「非也，我是張茂龍。」銀鳳姑娘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可壞啦，原來是大伯子。」姑娘殺了這個更夫，問那個更夫，那個更夫嚇糊塗了，將話說錯啦。銀鳳這邊認錯，紅玉那邊當然也是不對，紅玉一擰下鎖頭，走到銀龍眼前，一拍銀龍的肩頭，說道：「我救你來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是哪位？」紅玉說道：「我是你四叔。你不是鳳凰張七嗎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是蕭銀龍。」紅玉心中暗道：「原來錯啦。」翻身出來，夠奔第五間而來，銀鳳也出了第五間，夠奔第三間，姐倆幾乎沒走個碰頭。銀鳳進了第三間，用火折一照，果然是蕭銀龍，蕭銀龍一看白胡老頭，底下可是小腳。銀鳳照明白是銀龍啦，過去用手指照銀龍腦門上點了兩點，遂低聲說道：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」銀龍也看明白啦，遂說道：「快解開吧。」姑娘先將蕭銀龍發髻由樁子下解下來，柏木樁下有橫梁捆著腿腕子，銀鳳用匕首刀挑斷繩子，又解開手上的繩子。銀鳳說道：「你看看，都是為你，無故的我與張七哥說了幾句笑話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別敘閒話啦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走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捆了兩天啦，手腳麻木。」

姑娘說道：「我攙你兩步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攙著也不行，手足失去知覺啦。」未過門的夫妻，正在急難之處，就聽西北角上鑼音響亮。皆因為更夫被殺，聽不見打更的梆鑼響，有值夜的一查，見更夫俱都被殺過，這才報告了聚義廳，聚義廳群雄傳令聚眾。銀龍說道：「姑娘你走吧，你這一來，就有夫妻之義。我是不能走啦，這回群賊來了，我是破口大罵，叫他們將我剝了就完啦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你這是誠心，我豈能獨自逃走？要死咱們死在一處。我背你幾步可行啦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哪麼著倒行。」姑娘解下汗巾，蕭銀龍伏在姑娘背後，姑娘用汗巾勒住銀龍的腰，向自己腰間一係，兩手一攏銀龍胳膊，將銀龍背在了身上。銀鳳回頭向北一看，張茂龍也在紅玉的後背伏著呢。

前邊銀鳳，後面紅玉，出了月亮門向西去。西院有一道垂花門，黑夜裡摸不著門門，銀鳳向後倒退了兩步，抬腿踹門，當當兩腳，將垂花門踹下兩扇去。過了垂花門，又一道大門，踹了兩腳，紋絲不動，姑娘慢慢摸著門門，將門開開。出了大門往西去不遠，就是低聳聳的大牆了，一丈來高，兩位姑娘背著各人的丈夫，欲要上牆是上不去，就見後面燈籠火把，人聲鼎沸。

二位姑娘順西牆向北去，走到大柵欄門，進了柵欄門，一摸大門上的鎖頭，一尺來大，在鋼鼻子上鎖著。姑娘伸手抓著鎖頭，擰了兩把，紋絲兒不動。鋼鼻子有手指頭粗細，山上的大柵欄門板子有四寸多厚，踹也不行。後頭追來的人有一百餘號，俱是亡命徒江洋大盜，林士佩率領，燈籠火把，將柵欄門道堵住。

可有一宗，無人敢向前進，皆因為昨天石俊山杖打林士佩，鎮住群雄，今天眾賊一看這白鬍子老頭以為是石俊山呢，均退縮不前，離著柵欄門五六丈遠就不向前進啦，大伙齊聲吶喊，不敢前進。林士佩說道：「還不放下嗎？」正在此時，就見柵欄門外，順著柵欄門的空子，遞進來一口寶刀，向鎖頭上刺了三劍，嘩啦啦大鎖墜地，柵欄門大開，二位姑娘背著丈夫，縱出了柵欄門，就見前面一道立閃一般，並不見影兒。兩個姑娘跑著說道：「這真是救命的活神仙。」救二位姑娘者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三俠劍第一位高人老劍客艾道爺是也。皆因為孫子媳婦背著未過門的孫子，老劍客不好露面。兩位姑娘慌慌張張向西而逃，經過陡壁山崖，走出二里地，二位姑娘累得通身是汗。

好容易逃到西山坡，銀鳳說道：「袁大姐姐，可了不的啦，慌不擇路，咱們的船還離此處半里多地呢。」兩位姑娘這一跑，早將鬍子丟落，追來的賊人在道上拾了兩個鬍子，老道七星真人道：「他奔西方去啦，必是由西面來的，貧道帶領幾十位奔西南追；太倉三鼠帶領幾十位向西北追；林寨主帶領幾十位向正西追趕。他們絕跑不了甚遠，背人的決不是男子，要是男子不能帶假鬍子。」銀鳳與紅玉二人順西山坡向南樹林跑去，迎面老道七星真人仗劍截住。抹頭順山坡向北便跑，喘吁吁好容易跑出來二三里地，北面迎頭現出一支賊人。銀鳳說道：「銀龍你會水，你趕緊下水吧。你看賊人東西南三面圍住，西面是水，此時我等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為之奈何？」銀龍道：「我與張七哥捆了兩夜一日的工夫，渾身麻木，慢說是覺水，連一步都走不了。再說四人遭難，我焉能獨奔生路？就是覺得了水，我也不能夠那麼辦。你先將我解下來再說。」姑娘一看賊人越追越近，遂將銀龍解下來，放在山坡上，紅玉此時也將張茂龍解下來。雙龍山的賊人距離也就在七八丈遠，銀鳳見賊人來到切近，亮出雞爪鏢，紅玉握柳葉刀。林士佩一見是姑娘，並不上前，三鼠之中，惟有張德壽是淫賊，緊上前走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就聽江水一聲響亮，隨著有人言語：「雙龍山的群雄，不要以多為勝，二位姑娘後退，俺勝英來也！」緊跟著水中浪花一攪，又上來一位，說道：「二位姑娘後退，九頭獅子孟鏜來也！」老道師徒見勝英來到，老道七星真人念了一聲「無量佛，我的佛！」抹頭便跑，張德壽腿底下也明白，三鼠是黃花魚，暗中溜了邊啦，只有林士佩雙手合著狼牙鑽，紋絲不動，一語不發。二位俠客上了水岸，東邊的向東而退，二位姑娘扶著自己丈夫向西而退，勝三爺與二俠孟鏜上岸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

你道，二位俠客何以至此？孟二俠在書房陪著金頭虎吃完了飯，二爺問賈明道：「店中還有幾位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還有三個人，三太、李煜、楊香五。」孟二俠叫金頭虎坐船奔北岸，到店中將黃三太等約到家中。賈明走後，孟二爺喝著茶為難，自己心中暗道：「我若到雙龍山見了寨主，以禮相待，他要將銀龍、茂龍獻出，我們兩人哈哈一笑，從此結為朋友；他要不獻，程士俊殺法驍勇，手下飛賊有百八十號，我是孤掌難鳴，傻孩子沒在家。」孟二爺正在心中思索，家人來稟：「北岸勝三爺來到。」孟二爺一聽，心中非常歡悅，孟二俠遂到南岸，一看船上，勝三爺昂然而立。船夫將船擺到南岸，孟二爺與勝三爺請安。勝三爺問道：「賢弟幾時到家？」孟二爺說道：「小弟到家三四天了。」哥倆攜手進了書房落座，從人獻過茶水，孟二俠問道：「勝三哥何以至此？」勝三爺道：「我在杭州遇見華五爺與金面韋馱張旺，故此連夜趕來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三哥你來的太巧啦，昨天銀龍與茂龍二人去探雙龍山，至今天還未回歸。方才金頭虎來與我送信，黃三太要獨自到雙龍山拼命，幸被賈明攔住。賈明前來與我送信，我正在獨自為難呢，我想雙龍山賊多勢眾，小弟一人前去，恐怕與程士俊說僵了，小弟一人不是群賊敵手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兄弟你一人來的，還有別位前來？」孟二俠便將接三位姑娘來家之事，說了一遍。

勝三爺聞聽三位姑娘在孟宅，心中就是一怔，遂問道：「二位姑娘可曾知道二龍被擒？」孟二俠說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可千萬別叫姑娘知道，現在年青的人都開通啦，二位姑娘要是知道，就許前去救援。倘若與群賊動起手來，叫群賊將姑娘的衣服要是摸一下，咱弟兄就栽了筋斗啦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二位姑娘決不能知道。」勝爺喝著酒，放心不下，叫道：「孟二弟！你打發家人到裡面告訴婆子們，就說我來啦，叫二位姑娘到書房來一趟，大姑娘有病不用來。」孟二俠遂打發家人到裡院傳話，婆子到姑娘的閨房一看，姑娘的房門倒關著，二位姑娘蹤影不見，牆上的兵刃也不見啦。婆子慌慌張張跑將出來，報告孟二

爺。孟二爺說道：「你再看看李二麻子的船在河坡沒有？」老人家去不多時，回來報告：「李二麻子的船蹤影不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孟二弟，你看如何？如今的年青人開通多啦，我娶你三嫂子的時候，半年多的工夫，同著人還不敢說話呢。事不宜遲，咱哥倆趕快起身，接迎二位姑娘去。」孟二爺遂叫水手預備船隻，弟兄二位上了船，夠奔雙龍山而來。來到雙龍山的西岸，正趕上二位姑娘背著丈夫向南跑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弟兄可以暗中保護，若是一露面兒，都不好看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兄長言之有理，咱們換水衣水靠吧。」

弟兄二人在船上換好了水衣水靠，勝三爺道：「咱兩人可以下水，沿河跟著姑娘。」哥倆剛下了水，就見山上燈球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照如自畫一般。二位姑娘正向南跑的時候，繞過來一股賊人，正是太倉三鼠；姑娘抹頭向北跑，又有七星真人也繞著彎兜上來了。二位姑娘一看，西面是水，東、南、北俱是賊人，漸漸追到，姑娘遂將背著的人由背後放下來。勝爺見二位姑娘都將丈夫卸下來啦，遂叫道：「孟二弟！咱們上岸吧。」

勝爺在前一攪水花，縱到岸上，孟二俠隨後也上了岸。賊人一見二俠到來，俱各驚慌失色，向後倒退，太倉三鼠早就溜了，老道師徒也逃無蹤影，惟有林士佩捧定狼牙鑽，站在正東面，不語也不動。勝爺向前搶了兩步，正了正月牙蓮子箍，領下的銀鬚還打著縷呢，抱腕當胸對林士佩說道：「林寨主一向可好？」林士佩面透紅暈，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何至於趕盡殺絕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林寨主言之差矣，五六次我未傷足下，那有趕盡殺絕之理？勝英此來，決非與林寨主尋釁而來。在下勝英與犬子辦喜事，六月二十八晚晌，火焚勝某宅院，大鬧洞房，鏢打吾的兒婦，受傷甚重，死活不知。雖然勝英暫能忍下去，但絕不該又由我宅盜出寶刀與雙龍頭桿棒、百草轉陽丹二十粒，這樣對待我勝英，實在叫人難以為情。與寨主絲毫無關係，我此來專為捉拿七星真人趙昆福師徒。」林士佩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我與七星真人一不沾親，二不帶故，我管不著。我來問勝老達官，我師弟方成採花不採花我不知道，不該將我師弟燒得片瓦無存，傷我聯盟拜的兄弟不少。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我不能找您莫州去，您反來在雙龍山。」勝三爺未及答言，旁邊怒惱了九頭獅子孟鏗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何必與嫉妒小兒論情論理？林士佩，你會鬥我勝三哥數次，今天你會一會七星寶刀。」說著話，由背後撤出七星寶刀。林士佩合著狼牙鑽，按三尖兩刃刀便紮胸前，掛兩肋，孟二俠一閃身？往裡一跟步，一刀一鑽殺在一處。此時勝三爺一看張茂龍、蕭銀龍披頭散髮，身無寸鐵。此時二位姑娘已然離開岸，上了孟二爺的船啦。再看林士佩這口狼牙鑽，吞吐撒放、摘解撕掙，孟二爺七星刀上下翻飛，二人正在酣戰之間，東山坡上梆鑼齊響，吶喊震天，聲音鼎沸，正是二百飛虎軍。金面太歲程士俊、寶刀將韓殿奎、鐵戟將方成，率領二百名飛虎軍前來，在高阜處向下眺望。

就聽程士俊說：「為何林寨主與孟二當家的廝殺起來？」

老道在旁說道：「程寨主，你看那不是老勝英嗎？孟二俠是老勝英的左膀右臂。」程士俊一看，勝英頭戴分水蓮子箍，身穿分水裙，腳登分水踏，背後插著魚鱗紫金刀。程士俊一提大鑿，一對紗燈跟隨，闖下山來，背後一對小童，每人抱定一桿畫桿描金戟。到在山下，相隔勝爺不遠，程士俊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對面老者，可是南七北六十三省勝老達官嗎？」勝爺抱腕當胸說道：「在下正是勝英。閣下莫非是雙龍山寨主程士俊嗎？」

程士俊答道：「然也。勝老明公，我師兄林士佩一敗塗地，山破家亡，閣下何必趕盡殺絕？」勝爺答道：「寨主有所不知，我與令師兄曾會鬥幾次，我是以朋友相待。勝某此次來到寶山，勝英說話准口應心，皆因六月二十八日與犬子完婚，趙昆福師徒火燒我的宅院，燒了房子大小二十七間；大鬧洞房，鏢打新人，生死不知。我尚且能忍耐，決不該將我朋友的寶刀盜出，又盜出桿棒與百草轉陽丹。我忍無可忍，遂再下南省，捉拿老道趙昆福。勝英起身時，曾對親友起誓，不捉住趙昆福，得回寶刀、桿棒，誓不回歸故里。惡道方才耀武揚威，寨主要收留老道，與寨主的名譽有關。惡道取童子紫河車，發賣薰香蒙汗藥，無惡不作。在下勝英拿的是萬惡的老道，找得是寶刀、桿棒，與林寨主無乾。」程士俊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趙昆福來到敝山乃是朋友面子，可暫而不可久。我請問明公一言，我師兄林士佩，與我師弟方成，他二人採花不採花？在蓮花湖鏢打刀殺那一伙英雄，採花不採花？勝老明公，你要贏得了我這一對畫桿描金戟，再拿老道。」兩個小童繞到前面，將兵刃遞與程士俊。程士俊用大衣，雙手一接畫桿戟，向上一抖，將戟抖起來，雙手接戟尖子，月牙朝外，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明公請看，畫桿戟上有字。」勝爺一看，戟桿上鑿著五個字：「戟下定吉凶。」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好大的口氣！你要留情則生，你要不留情則死。」勝爺看畢，程士俊又將戟掉過來，雙手擎著戟桿，勝爺亮出魚鱗紫金刀，畫桿戟奔勝爺肩穴，勝爺獨刀撒步，戟刀交加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那邊林士佩的狼牙鑽，孟二爺的七星刀；這邊是勝爺的刀，程士俊的戟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咱弟兄何日學到這份本領？」正殺在難解難分之處，惡道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乘此不下毒手，等待何時？現有長箭手，將長箭手南、北、東三面調開，亂箭齊發，管保二老二少死於亂箭之下。要不聽貧道之言，這座山可保不佳。」

寶刀將韓殿奎說道：「程寨主素來好勝，要用亂箭，必然不悅。」

惡道說道：「韓老寨主，不毒不狠不丈夫。此時綠林道，您可算壓倒一切的老人物，您栽給過誰？他當年甩頭一子打您的眉頭一道血槽，還與您假充老弟兄。」韓殿奎聞聽臉上一紅，不亞如刀紮肺腑。韓殿奎遂吩咐長箭手向前，將隊調齊，韓殿奎吩咐鳴金，嗚嗚鑼聲響亮，韓殿奎說道：「林寨主、程寨主退後，聚義廳有大事。」林士佩一看長箭手圍住了東、西、南三面，就知道韓老寨主要放箭，林士佩向外一縱，叫道：「師弟罷戰！程士俊也跳出圈子外。長箭手一看，兩位寨主俱奔東面而來，韓殿魁吩咐掌號，梆子一聲響，二百名長箭手，南面的臉向西，北面的臉向南，東面的臉向西；二聲梆子響，長箭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將弓拉圓。孟二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長箭手要放箭！單刀何能破弓箭？咱們哥倆往西面退下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二弟，名譽要緊，哥哥一生一世沒教人追跑了過。賢弟你下水，愚兄身帶離繃，我也剝他們十個八個的。」二俠道：「三哥您不敗走，難道說兄弟就怕死貪生嗎？」孟二爺將領下銀鬚一團，往嘴內一咬，第一聲梆子響，長箭手三面圍齊；第二聲梆子響，鈎扣搭弦；第三聲梆子響，還未響。正在此時，就聽東南角聲音特別：「唔呀！天靈靈，地靈靈，你們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，火神爺在這裡！天靈靈，地靈靈，火還不起！」就是忽的一聲，煙火燒來有二十餘丈。借火光一看，此人狐狸皮馬褂，春秋帽，棉靴頭，向這方飛也似而來。程士俊正在埋怨寶刀將韓殿魁：「誰的主意放箭呢？我正會鬥名揚天下的勝英，用亂箭傷了他人，咱們也栽給人家啦。」程士俊正在埋怨之際，就聽有人喊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你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！」當時忽的一聲，火光冒起有二十丈高。程士俊說道：「鳴金撤長箭手！」

您道，歐陽大義士是怎麼個來由呢？皆因為歐陽大義士到了杭州府，正遇華五爺與張旺，指引來到建寧。歐陽爺來雙龍山，一看此山三面是水，只有北面是陸地，歐陽爺不會水，由山口而進，歐陽爺的腳力很快，可以日行千里，猛雞奪粟撞進了山口。有一個手明眼亮的嘍卒，說道：「方才過去一個毛團似的。」別的嘍卒說道：「你可不要胡說，得罪了仙家爺要頭痛。」歐陽爺進了頭道山口裡，二道山口外，踩陡壁山崖，奔山坡向南而去。遠遠地望見燈球火把，本山的寨主嘍卒俱都面向西，歐陽爺站在高阜處一看，長箭手三面圍住二俠，歐陽爺心中暗道：「要壞。」正在著急之際，一前面有乾葦子廿餘株，頂上是圓的，俱都是滿灰抹的，蠻子是夜眼，將蘆葦草打開一垛，把葦子打開了，將十餘個葦子俱抖開，西北東南一大片，由兜囊中取出硫磺，俱都灑在那葦子之上。借著燈籠火把一看，此時已弓上弦，三面圍住，三通梆子響時，俱都將弓拉圓。蠻子知道山裡的規矩，三通梆子響放箭，見三通梆子響過，遂說道：「唔呀！你們放箭，我就燒你們個王八羔子！天靈靈，地靈靈。」火拆子向葦子上一扔，當時火光大作。程士俊正埋怨韓殿魁，忽見火起，這才吩咐長箭手撤隊。歐陽爺跑到長箭手背後，已然收了隊啦。蠻子趕奔二俠面前說道：「二位多有受驚。唔呀呀，勝三哥，你老人家向北去一點，孟二哥，你老人家向南去一點，吾在當中。」金面太歲程士俊一躬腰，顫雙戟走到二俠近前，說道：「來者可是歐陽義士嗎？」

歐陽大爺說道：「我不是義士，我是雞屎！有眼無珠，不識好朋友，助紂為虐。老道七星真人萬惡滔天，師徒採花害命。」

程士俊說道：「歐陽大義士不要取笑，您幹什麼來啦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吾拿老道七星真人師徒，找寶刀、桿棒。」程士俊說

道：「前三年在蕭金台盜取萬壽燈可是閣下？」歐陽大爺答道：「正是吾老人家。問此作甚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七星真人趙道友，將寶劍贈與在下。閣下也能盜寶刃嗎？」歐陽爺說道：「豈有不能盜之理呢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多少日期閣下可以盜出？」歐陽爺道：「珍珠燈是無價之寶，只消三夜；一口寶劍，能值幾何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也用三天如何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不行，我怕受了急。」程士俊說：「兩天如何？」大義士道：「兩天吾就歪了嘴啦。」程士俊說：「一天如何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不行，等不了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一個時辰如何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一個時辰你盜我的試試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大義士不要取笑，依您說，應當怎樣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今天不算，兩天兩夜盜出寶劍。吾要是至期盜出來如何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果然盜出，我必將老道師徒獻與閣下。如若盜不出來呢？」